

# 周有光文集

第十三卷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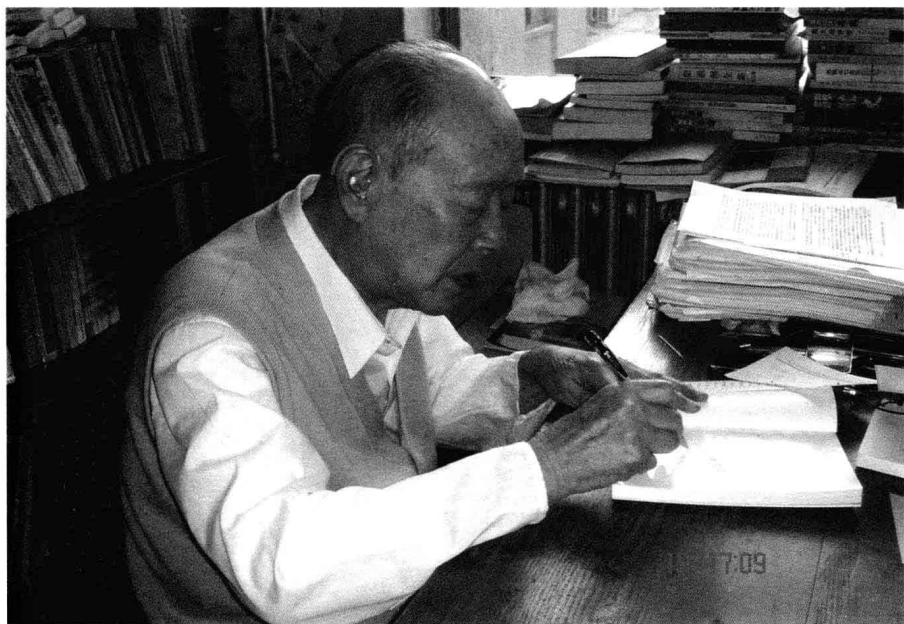
# 周有光文集

第十三卷

百岁新稿

见闻随笔

周有光文集



2004 年作者摄于家中小书房

## 本卷编辑说明

本卷包括两部作品,《百岁新稿》根据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 1 月版刊出,作品基本保持了原貌。编者在作品最后对个别有变化的篇目增加了编者注,说明个别重复文章在本文集中所保留的卷次。《见闻随笔》根据新世界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刊出,基本保持原貌。

## 本卷总目录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百岁新稿 | 001 |
| 见闻随笔 | 231 |

## 百岁新稿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             | 007 |
| 《静思录》前言         | 010 |
| 走进世界            | 012 |
| 漫说太平洋           | 018 |
| 学写八股文           | 023 |
| 刺客列传和现代恐怖       | 028 |
| 回顾资本主义时期        | 034 |
|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        | 044 |
|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      | 053 |
| 苏联历史札记          | 066 |
| 附录一：没有哭泣的葬礼     | 081 |
| 附录二：刘香成《历史摄影集》序 | 085 |
| 附录三：“阿芙乐尔”号巡洋舰  | 088 |
| 附录四：普列汉诺夫的遗嘱    | 089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西天佛国的新面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91 |
| 印度的语言和文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0 |
| 把阿富汗建设成亚洲的瑞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两个鸡犬相闻的地球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6 |
| “文字改革”的百科新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编辑中新版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语言文字条目<br>更新稿      | 125 |
| 异形词的整理和汉语词汇的歧异现象                   | 133 |
| 规范音译用字刍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8 |
| 关于拼音字母名称的一些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1 |
| 语言和文字的类型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6 |
| 几个有不同理解的语文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2 |
| 语文教学的两条思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8 |
| 提倡文言是时代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63 |
| 失落了的欢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64 |
| 有书无斋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67 |
| 黎锦熙和注音读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69 |
| 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77 |
| 残酷的自然规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浪花集》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2 |
| 中国语文的与时俱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纪念《汉语拼音小报》和《语言文字周报》<br>发行 1000 期 | 18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中国文化与国际现代文化的接轨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纪念现代百科全书事业在中国开创 25 周年 | 186 |
| 世界各国语文的新发展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新时代的新语文》序言           | 189 |
| 学而不思则盲，思而不学则聋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现代文化的冲击波》前言          | 191 |
| 20 世纪的来客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21 世纪的华语和华文》前言       | 193 |
| 汉英双语词典的第四里程碑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ABC 汉英大词典》评介         | 195 |
| 给大马路装上指路牌和照明灯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汉语大词典：条目音序索引》序言      | 199 |
| 钉头字的故事                  | 201 |
| 圣书字的故事                  | 212 |
| 玛雅字的故事                  | 223 |



## 自序

这本《百岁新稿》里收集我在 100 岁之前十年间所写的部分杂文。

85 岁那一年，我离开办公室，不再参加社会活动，回到家里，以看书、写杂文为消遣。

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后经北洋政府时期、国民党政府时期、1949 年后的新中国时期，友人喜称我四朝元老。这 100 年间，遇到许多大风大浪，最长的风浪是“八年抗日战争”和“十年文化大革命”，颠沛流离二十年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在重庆，一个日本炸弹在我身边爆炸，旁边的人死了，我竟没有受伤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，跟着大家宣誓“永不回家”，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。

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“反右”运动。1955 年 10 月，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，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，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。过了几年之后，我才知道，“反右”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。上海经济学

研究所所长，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，自杀了。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。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。二十年后平反，一半死去了，一半衰老了。我由于改了行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，逃过了一大劫难。“在劫不在数”！

常听老年人说：“我老了，活一天少一天了。”我的想法不同。我说：“老不老我不管，我是活一天多一天。”我从81岁开始，作为1岁，从头算起。我92岁时，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，写着“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”！

年轻时候，我健康不佳。生过肺结核，患过忧郁症。结婚时候，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35岁。现在早已超过两个35岁了。算命先生算错了吗？算命先生没有算错。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。

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，我重病住院。我的99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。医院送我一个蛋糕，还有很大一盆花。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个百岁老人，就到窗子外面来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，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。佛家说，和尚活到99岁死去；叫做“圆寂”，功德圆满了。我可功德圆满不了。病愈回家，再过斗室读书生活，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。

老年读书，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，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。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：中国、苏联和美国。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，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，掩盖真相。考古不易，考今更难。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，中国改革开放，略作修正，未脱窠臼。苏联瓦解以后，公开档案，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，中国还所知极少。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，共产主义反美，伊斯兰教反美，美国

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。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。可是旧纸堆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，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。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为短篇文章，自己备忘，并与同好们切磋。

先知是自封的，预言是骗人的。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，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。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。近来有些老年人说，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，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，这叫做两头真。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。

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。著名的漫画家丁聪，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。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，叫他小丁。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。一天，我在家中闲谈，说小丁有点“‘左倾’幼稚病”。我的儿子向他告密：“爸爸说你‘左倾’幼稚病！”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。多年以后，我的儿子到了70岁时候，对我说：“其实那时爸爸的‘左倾’幼稚病不亚于小丁。”

老来回想过去，才明白什么叫做“今是而昨非”。老来读书，才体会到什么叫做“温故而知新”。学然后知不足，老然后觉无知。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。

学而不思则盲，思而不学则聋。我白内障换了晶体，重放光明。我耳聋装上助听器，恢复了部分听觉。转暗为明，发聋振聩，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。

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这是最好的长生不老滋补品。

希望《百岁新稿》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。



2004年9月1日 时年99岁

## 《静思录》前言<sup>\*</sup>

有几位青年朋友常来我家，谈天说地，陶然共乐。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 70 岁以上，可是我们之间毫无“代沟”的隔阂。我乐意倾听他们的时代新声，他们乐意倾听我的倚老卖老。他们和我可说是难得的忘年之交。

他们喜欢看我的文章。每次相见，我选择一些旧文和新稿，复印送给他们。日积月累，成为这本文集。我说，这些文章既谈不上文学，又谈不上学术。文学重视修辞，这里全是信笔写来，不假思索，未经琢磨加工。学术要求知识系统化，这里全是分散的篇章，随意杂凑，不成体系。这是一堆散乱的随笔，青年朋友们用作休闲读物，兴来拿起翻看，兴尽随手放下，倒也悠然自得。

如果说这里也有一丁点儿的可供借鉴的价值，那就是我下笔的时候，一定要进行一番独立思考，避免人云亦云，力戒以讹传讹。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《静思录》前言。——编者注

我很高兴，我的青年朋友们，在阅读我的文章时候，不是先肯定文章的内容，而是先怀疑文章的内容，都要经过独立思考，然后接受，不认为老年人阅历多，认识水平必然超过青年人。

独立思考是轻而易举的脑力活动，人类的一项先天本能。对于长期接受引导训练的青年们，如果一时失去独立思考能力，也只要正襟危坐，闭目静思，就能渐渐恢复正常的独立思考本能。因此，这本文集定名为《静思录》。



2011年3月19日 时年106岁